



释放“平陆运河+洋浦港”效应 共建高水平开放枢纽

■ 裴广一 任小彬

热点
聚焦

2026年9月16日,历时四年建成的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内河Ⅰ级航道,不仅打通了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直连通道,更打通了海南自贸港政策辐射内陆的物理通道,推动桂琼两地功能分工,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双向赋能的协同效应,共同构筑起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枢纽。



“南宁—洋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号。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 AI绘图/孙发强

重塑西南出海物流和开放格局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要意义,在于打造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大动脉,打破西南内陆“临海难出海”的长期瓶颈,重塑西南地区出海物流版图。

一是内河直连大海,打造西南“水上高速”。千百年来,西南内陆受地形阻隔,货物出海需向东绕行珠三角,普遍面临运距长、成本高、效率偏低的痛点。平陆运河成为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的直连通道,可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每年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涵盖汽车配件、胶合板、纤维板等。“南宁—洋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广星798”号从南宁港六景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南下抵达洋浦港,搭建起广西内河腹地直通海南自贸港的江海联运通道,将内陆腹地与开放前沿连为一体。

二是自贸港功能延伸,提升内陆开放能级。平陆运河打通了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向内陆传导的物理路径,依托两港航线互联与海事、海关跨区联动的协作机制,自贸港政策红利传导至广西及西南腹地。西南货物运抵洋浦港后,可依托洋浦港保税仓储、国际集拼、国际中转等功能,衔接洋浦港成熟的国际航线网络,拓展东盟及全球市场;钦州港已被列入海南自贸港启运港退税政策名单,西南出口企业就近报关即可提前办理退税,叠加保税油加注等政策,相当于把自贸港的开放窗口延伸到内陆企业的“家门口”,推动西南开放型经济发展。

三是货源加速集聚,推动通道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2024年钦州港货物吞吐量突破2亿吨,2025年提升至2.26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超746万标箱。运河通航后,将进一步引导西南货源向北部湾港集聚,并依托琼桂集装箱航线对接洋浦港,共享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目前,通道辐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产业布局已先行谋划,货源集聚效应逐步显现。例如,云南文山州富宁产业园区集聚涉铝企业19家,25个项目,2025年实现工业产值300.46亿元,园区方面测算,每年数百万吨铝土矿、氧化铝、铝制品有望经富宁港下水或上岸;水运运价与时效具备竞争力后,企业将优先选择水路出海,既可面向东盟直接出口,也可经钦州港中转至洋浦港开展集拼、保税加工等业务,打通面向国内沿海及东盟的多元化市场通道。

赋能洋浦港枢纽能级跃升

平陆运河通航,为海南自贸港打开了连通内陆的物理通道。从国家战略布局看,运河直通洋浦港并非地理偶然,而是两大国家战略双向赋能的内在要求。运河为自贸港输送腹地货流,自贸港为运河货流提供制度增值空间,二者形成“1+1>2”的协同效应。

一是破解陆岛物流瓶颈,夯实自贸港发展底盘。作为岛屿经济体,海南对接内陆的物流长期存在天然瓶颈:陆岛运输依赖跨海峡中转,环节多、成本高、时效波动大,既制约了自贸港经济腹地的拓展,也增加了经营主体落地海南的供应链顾虑。运河贯通后干线水运直达北部湾港口再转短途海运进岛,全程物流链条更精简,综合物流成本可进一步下降,供应链稳定性显著提升。这不仅为海南带来持续的货源增量,更极大改善了海南面向大陆的物流通达性,让有意深耕自贸港的产业主体打消后顾之忧,为海南产业升级升级提供可靠的物流与供应链支撑。

二是纵深拓展经济腹地,优化港口货源结构。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出海形成两条并行路径,能够匹配不同类型货物的物流需求,避免桂琼港口同质化竞争:一部分货物选择北部湾港直航出海,规避中转成本;一些高货值出口货物,可叠加洋浦港国际航行船舶保税油、国际集拼等政策红利,选择“北部湾集货—洋浦港离境”的路径,综合物流成本更低。

三是推动港口功能升级,延伸高端产业价值链。海南的核心优势,在于依托自贸港政策把地理通道转化为增值通道,把物流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东盟优势原材料经洋浦港入境加工,再通过运河输入西南内陆;面向东盟市场的装备售后维修与国际集拼分拨,则为保税维修、国际分拨提供了业务场景。这种产业与制度的精准对接,推动洋浦港从传统装卸向航运服务、保税物流、跨境加工等高端功能升级,提升海南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

共筑中国—东盟合作枢纽

平陆运河为西南地区开辟了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海南是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桂琼两地可依托运河串联起西南腹地产能与自贸港制度优势,共同打造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枢纽。

202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其中指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格局基本形成,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联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体系,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规模与质量显著提升,形成全民人工智能素养培育长效机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深度重塑高等教育管理形态,为学生工作的理念更新、模式重构与效能提升注入新动力。以一体化智能平台为基础,以算法驱动精细管理为手段,以人机协同便捷服务为导向,以数据赋能科学决策为目标的智慧学工体系,正在为新时代学生工作转型开辟现实路径。

破除数据壁垒,夯实治理根基。传统学生工作面临部门之间相互割裂、统计数据难以共享等问题,信息孤岛效应制约着育人资源的整合效能。《行动计划》强调要“建立跨部门、跨地域、跨平台的数据网络”,破解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跨系统实时互通、全周期闭环的一体化数据中心。整合资源要以“数据互联、流程再造、服务优化”为核心理念,协同对接教务、后勤、财务、安防等多部门信息平台,推行学生信息“一次采集、多处共享、动态更新”机制,将新生入学、宿舍管理、学生资助、评优评先、校园活动、学业预警、毕业离校纳入统一数据治理框架。在此基础上,智能化构建覆盖学生基本信息、成长轨迹与行为特征的“一生一策”数字画像,为精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聚焦过程痛点,前置管理端口。学生管理服务工作既关乎学生安全底线,又涉及个体发展引领,传统工作模式难以及时识别隐性风险和精准回应个体诉求。《行动计划》要求“培育共创共享的智能应用体系”“实现资源个性推送、服务智能办理、数据智能分析”,并提出“高效分析海量多模态监测数据,提升校园安全风险实时预警、应急处置能力,支撑平安校园建设”。智慧学工系统的建设应以破除过程管理痛点为抓手,推动管理模式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感知。在学生节假日离校返校、宿舍安全监测、学业预警等关键场景中,建立数字技术智能报备、动态追踪和实时预警机制,依托地理围栏技术,通过自动识别学生活动轨迹与异常行为,把管理触角延伸至学生日常,提升管理服务效率。智能比对学生学分和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实现对学业上存在困难的学生的早发现、早干预。这一机制将经验主导的事后应对,转化为数据驱动的主动前置,推动学生管理从粗放式向精细化、个性化转变。

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供给体验。学生工作的服务效能直接关乎学生的在校体验与获得感,流程是否畅通、响应是否及时,已成为衡量学校数智化治理水平的重要因素。《行动计划》明确将“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列为重要任务,提出“围绕便捷服务、精准管理、科学决策,打造教育智能大脑”。可搭建完善深度集成化的智慧学工系统移动端,注重流程再造与创新设计,实现信息查询、事务申请、审批流转等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多端协同,一站式办理学生事务,让数据多跑路、学生少跑腿。

激活数据要素,赋能科学决策。通过大数据技术,可揭示学生成长的内在规律,为教育决策提供客观依据。《行动计划》提出,建设学生数字档案,根据学生能力、特质和爱好,动态优化学习路径,更好满足多元化学习需求。智慧学工系统深度融合业务场景,着力构建高度精准的学生个体与群体画像体系。在个体层面,持续汇聚学生的课程成绩、心理状态等多维数据,运用智能算法生成覆盖大学全程、可量化、可追溯的个人成长数字档案,为学工队伍进行个性化关怀和精准干预提供客观依据。在群体层面,通过对海量学生数据的群体性分析,识别不同群体的共性规律和差异化诉求,为学校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分层分类就业指导、精准资助等提供坚实的决策支撑。

坚守育人初心,平衡精度温度。数字治理为学生工作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大动能,但技术赋能必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智慧学工系统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学工队伍从重复性事务中适度解放出来,使其把更多精力倾注于对学生思想动态的深度把握和对学生价值困惑的及时疏导。这就要求在推进学生工作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不断提升教师的职业素养与数据分析能力,将大数据展现的成长画像与教育实践背后的人文关怀有机结合,通过谈心谈话、日常走访、成长陪伴等方式,保持技术精度与人文温度之间的平衡,不断涵养学工队伍对学生成长困惑的共情能力。

当前,数字化浪潮正深刻重塑教育治理格局,高校学生工作亟须在治理理念和运行机制上进行变革。构建“数据融通、精准管理、便捷服务、科学决策”的智慧学工系统,正是回应时代命题的重要举措。面向未来,高校应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立德树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精细化管理的建议

■ 韩坤

以海洋旅游新质生产力助力“海上海南”建设

■ 何升华 王艳婷

深度
聚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拥有约200万平方公里海域、约1944公里海岸线和68个天然港湾,是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

当前,海南自贸港建设迈入全岛封关运作新阶段,省委明确提出“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再造一个“海上海南”。从产业结构看,旅游业是海南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海洋旅游是海洋经济中最具带动性、融合性和开放性的产业形态,既连接消费与投资,又贯通陆域与海域,兼具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战略价值。推动热带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重要抓手,更是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打造海洋强省的重要路径。

海南发展海洋旅游的优势与制约

近年来,海南海洋旅游保持增长态势,全省已建成一批滨海旅游度假区、海洋主题景区和水上运动基地,冲浪、潜水、帆船、游艇等海洋运动产业快速发展,邮轮旅游、海洋研学等新业态涌现。据《2025年海南省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25年海南海洋旅游业全年实现增加值499.4亿元,海洋旅游成为海南旅游消费的重要增长极。当前,随着封关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海南海洋旅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政策层面看,全岛封关运作后,自贸港免签、离岛免税购物、航权开放等政策优势进一步显现。从资源层面看,海南的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生态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从市场层面看,消费升级推动海洋休闲度假需求持续增长,高品质海洋旅游迎来发展窗口期。从区位层面看,海南位于中国与东盟合作前沿,是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国际航道的关键节点,具备建设区域性国际海洋旅游目的地的独特条件。

但从国际竞争力看,海南海洋旅游仍处于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型阶段。首先,产品体系仍以传统滨海观光为主,高端化、深海化产品供给不足。当前经营主体集中在近海观光、沙滩休闲和常规海上运动等领域,高端邮轮、海洋康养、深海体验、海洋科考旅游等业态发展相对滞后,产品结构与高端市场需求不匹配。其次,海洋文化资源尚未转化为核心竞争力。海南积淀着疍家文化、航海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等丰富文化资源,但开发利用仍停留在展示层面,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洋文化IP体系。再次,陆海统筹发展格局尚未形成。当前海南岛东部沿海海洋旅游配套相对完善,西部沿海则存在较大开发空间,海洋旅游与热带雨林旅游、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等业态融合不深,未形成全岛联动发展格局。

国际热带海洋旅游发展的经验启示

纵观马尔代夫、巴厘岛等世界知名热带海

洋旅游目的地,其成功经验虽各具特色,但本质上都体现了海洋旅游发展规律的共性。

生态价值转化是海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逻辑。马尔代夫长期坚持低密度开发模式,将生态资源作为核心资产进行经营管理,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旅游收益的良性循环。实践表明,海洋生态环境不仅是旅游资源,更是海洋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文化价值塑造是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支撑。巴厘岛长期保持国际吸引力,根本原因在于成功实现了文化资本向旅游资本转化。夏威夷则通过波利尼西亚文化传播构建全球品牌认同。世界级海洋旅游目的地竞争的本质,逐渐从自然资源竞争转向文化软实力竞争。

产业融合创新是价值链提升的重要途径。国际经验表明,现代海洋旅游已突破传统观光范畴,逐步向海洋运动、海洋康养、海洋科技体验、海洋文化创意等领域延伸,形成跨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开放合作是国际海洋旅游目的地形成的重要条件。无论是马尔代夫,还是济州岛,其成功都离不开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以开放促进国际化,以国际化扩大全球市场影响力。

数字技术重塑海洋旅游发展模式。智慧港口、智慧景区、数字营销和生态监测系统广泛应用,推动海洋旅游从经验管理向数据治理转变,成为提升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支撑。

加快培育海洋旅游新质生产力

面向未来,海南热带海洋旅游发展应立足自贸港建设大局,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旅游产业体系。

以生态价值转化推动海洋旅游绿色发展。生态环境是海南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必须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把生态保护贯穿海洋旅游开发全过程。比如,探索建立海洋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珊瑚礁修复、红树林保护、海洋牧场建设与旅游开发协同推进。支持建设生态旅游示范区,推广海洋研学、海洋公益体验等新业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以文化创新激活海洋旅游发展动能。海洋旅游竞争最终是文化竞争。可深入挖掘海南历史文化资源。围绕海上丝绸之路、航海文化、疍家文化等主题,打造具有国际传播力的文化IP。近年来,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成为展示南海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可推动文化展示向沉浸式体验升级,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南海文化品牌。

以科技创新培育海洋旅游新业态。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当前海南深海科技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势头良好,可依托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等重大科技平台,推动深海科技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比如,探索开发深海观光、水下机器人体验、海洋科考研学等新产品,推动“深海科技+旅游”融合创新。特别是利用海南深海资源和科研优势,打造全国领先的海洋科技体验基地,开辟海洋旅游新赛道。

以陆海统筹构建全域海洋旅游格局。海洋旅游不是滨海旅游,而是全域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依托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加快构建“海岸线—腹地—岛礁”联动发展体系。比如,东部沿海重点发展高端度假和海洋运动产业;西部沿海重点发展海洋生态旅游、工业旅游和滨海休闲旅游;中部地区重点推动雨林与海洋联动发展等,形成全岛协同、陆海联动的发展格局。

以制度型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应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推动海洋旅游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比如,进一步优化游艇入境管理制度,拓展国际邮轮航线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邮轮旅游枢纽;积极引进国际知名海洋旅游品牌和赛事活动,提高国际资源配置能力。

(作者何升华单位为海南开放大学,王艳婷单位为海南省社会科学院)

实践
新论

